

# 丰子恺集



## 禅悟五人书

陈玉立 选编  
沈阳出版社



禅悟五人书

# 丰子恺集

丰子恺 著  
陈玉立 选编

沈阳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悟五人书: 丰子恺集/丰子恺著; 陈玉立选编.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8.6

ISBN 7-5441-0839-2

I. 禅… II. ①丰… ②陈… III. ①文学-作品集-中国-现代②丰子恺-文集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0847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41 千字 印张: 11.375

印数: 1-6100 册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

责任编辑: 阎志宏 姜波 责任校对: 李彦姝

封面设计: 秋阳 李锋 版式设计: 姚德军

---

定价: 17.80 元

# 序

○查振科

这套小丛书收录了苏曼殊、李叔同、许地山、废名、丰子恺五位现代作家的作品。其中苏曼殊、李叔同的文学活动期在五四以前，苏曼殊早逝于1918年，而李叔同则于1918年正式出家，虽然二位在五四以前就已终止了文学活动，甚至还未曾尝试过用白话文来写作，但他们的创作与五四文学精神相通是一点也不勉强。其他三位则在五四以后，都在五四新文学中占有相当地位。描述新文学——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源流、发展，上述五位作家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苏曼殊写于民国初年的《断鸿零雁记》尽管是用文言文写的，但却是一篇洋溢着浓郁诗情和现代意识的小说，是旧小说向新小说过渡的重要桥梁。李叔同是春柳社主要发起人，是他最早将话剧这一欧洲戏剧形式引进中国；他还是中国现代音乐、美术的最早倡导者和奠基人。他创作的诗歌和歌词等文学作品得新时代吁求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先声。许地山是五四初期文坛的活跃作家，他的小说充满传奇色彩

和异域情调而在人生派文学中独树一帜。废名（冯文炳）小说在艺术探索上用力最深，现代文学里具有长久影响力的京派文学与他的努力密不可分，他是京派文学重要奠基作家之一。作为李叔同的得意门生，丰子恺专攻音乐、美术，但他的散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中是具有位置的。

将这几位作家的主要作品辑成一套小丛书，却不是或者不完全是出于上面理由。读他们的作品，有如爽秋的风拂面而来，直沁灵府；有如醴泉自结苔的涧石上激冷而下，清脆悦耳；有如山月朗照下听杜鹃啼唤，松涛轻吟。他们的作品一个鲜明特征便是一个“清”字。这些作品在当时就为有识者推重，但不属于那种风靡一时的时文，随着时间流逝，它们却如陈年佳酿，愈久愈见清醇。构成他们作品共同的“清”，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根源，是他们的作品都有一种禅味、理趣，淬去了多余的烟火气、尘俗气而“清”起来。便是这一点，使他们虽说不上是什么卓犖大家，却因此而不与人重复雷同。他们的作品中有哀亦有怨，有苦亦有涩，有悲感，有惆怅，有风雨如夕，有血泪和流，但未损其“清”，原因在于他们不是泥于泄一时的忧愤，抒一己的愁怀，而是以宗教家的大悲怀，谛视人类的苦难与命运，谛视生命在运行中的种种遭际与变故。因此，这“清”中既有一种令人颤栗与悸动的力量，也有一种给人温蔼与慰抚的脉流。其实这“清”在他们也各有不同。曼珠上人（苏曼殊）清而激，弘一大师（李叔同）清而沉，许地山清而舒，废名清而远，丰子恺清而拙。

苏曼殊是一个诗僧，也是一个情僧，同时也是一个革命者。他的父亲与一位日本女人私通生下了他，私生子的卑微

地位以及所受到的歧视，促使他早在少年时代就出家为僧。他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教过书，办过报。一生行色匆匆，极富传奇色彩。他并没有多长的求学经历，却创作了许多才华横溢的诗文和小说，是一个“亦僧亦俗、亦侠亦儒的革命者和艺术家”。他的诗皆由感而发，率性而为，感情充沛真切。他自称是“天生情种”，而佛家的清规戒律又制约着他，致使他处于欲爱不能，欲罢不甘，爱于不能不爱，罢于不能不罢的境地。因此，他的诗有一种凄清哀艳、弃俗绝尘的美。“禅心一任蛾眉妒，佛说原来是亲。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也无嗔。”他的小说亦是以描写爱情为主，人生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男情女爱在他的小说中曲尽回肠荡气、深情绵邈之致。

李叔同的悲剧感仿佛是与生俱来的。虽然生活在富贵之家，幼年失怙使他过早地体验了人生的残缺。“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这出自年仅十二岁的少年李叔同笔下的诗句，命定般地规定了他人生的基调，也规定了他创作的基调。在上海他有过一段把盏拥妓、放浪形骸的生活，但这驱不去他心头的落寞与孤寂。“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惆怅为谁颦？”无论是与歌妓们酬唱，还是感叹山河破碎、世事沧桑，都有一股幽愤、哀婉之气荡漾于字里行间，也随时流露着禅意与佛味。到他归佛之后为丰子恺的《护生画集》题诗，则尽属禅理诗了。

许地山是感染着五四新文学之风登上文坛的。早年为了生计他曾辗转于沿海及南洋。他的母亲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几方面对他的创作都是有影响的。他的小说和散文语言华丽，于单纯的叙述中蕴藉着宗教哲理。这从他的名篇散

文《落花生》、小说《缓网劳蛛》中可见一斑。人生不求伟大，但求有用；人生如网，破当再补。许地山对于宗教的兴趣不仅仅限于佛教思想，道家、基督教思想也在他的作品中有明显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宗教思想并没有引导他走向对现实人生的否定和对现代进步思想的疏离，而是对现实人生的深长关切。他的小说有《缓网劳蛛》和《危巢坠简》两个集子，散文有《空山灵雨》等。用“空山灵雨”来指示他的风格倒也是很合适的。

废名的故乡关联着佛教禅宗历史上一段极盛时期，他也是在佛教故事的熏陶中长大的。废名的创作，他自己有个说法。他说他是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创作小说的。用他的老师周作人的话来说，废名的小说适宜于闲坐树荫下阅读。结构、用语上的简约和思想倾向上的隐逸可以说概括了废名小说的艺术风格。他的小说多是写乡间儿女翁媪之事，平凡人的平凡生活，有诗意田园之静美，如《浣衣母》、《河上柳》、《竹林的故事》、《菱荡》等作品，但不能说他的小说是远离生活、逃避现实的。他的小说总是弥散着一种看不见的忧伤，当要捕捉住时，却又飘然远去，但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桥》和《莫须有先生传》是他的两个长篇，从中也最能体现他的禅意理趣的艺术追求。

散文创作对丰子恺来说，并不是他最初和最主要的艺术活动，因此，他最早是以“子恺漫画”而知名于世的，但是后来散文与漫画成为他一生成就显著的两个方面。他的散文也和他的漫画一样，贯穿着“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的艺术审美理想。他的老师皈依佛门，使他对于存在与时间的人生追问自然地也倾向于宗教。他的一生以慈悲为怀，主张

护生戒杀。这个思想不仅表现在《护生画集》等漫画作品中，同样也表现在《缘缘堂随笔》等散文中。童趣童真是丰子恺散文最见特色的一个方面。这一类散文他写得朴素、饶有兴味。写于抗战时期的散文则从他独特的视角，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感。丰子恺散文自自然然地叙述，不事雕琢，却耐得住细细咀嚼。

上述几位都是严肃而真诚的作家，他们以一颗敏感的心去感悟生命的诗性和存在的本质并把它们凝成文字，将他们的作品看作是宗教的宣教文学，无疑是个绝大的误解。禅宗是佛教的一个思想派别，禅悟则可以说是思想方法，——由静、虚而向澄明。这与艺术思维完全相通。用禅悟来概括它们的创作，其一是指趋于一种空灵、纯净、清新、自然的艺术表现方法；其二，在这种艺术表现中蕴含着他们对人生、现实深切至诚的关怀；关怀着人间的苦难，戒惧罪恶，对生命充满爱惜之意，用爱与美来拯救世道人心。这（或许）既是一种局限，也是一种超越。



# 目 录

	序	——查振科
1	翦网	
4	渐	
8	自然	
12	颜面	
16	儿女	
21	闲居	
24	从孩子得到的启示	
29	天的文学	
31	东京某晚的事	
34	楼板	
37	忆儿时	
44	华瞻的日记	

49	阿难
52	晨梦
55	艺术三昧
58	缘
61	大帐簿
66	给我的孩子们
70	秋
74	陋巷
79	两个“?”
84	作父亲
88	随感十三则
96	两场闹
101	劳者自歌（十三则）
111	野外理发处
115	肉腿
119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124	谈自己的画
133	杨柳
137	车厢社会
143	《随园诗话》
149	午夜高楼
153	梧桐树
156	山中避雨

159	纳凉闲话
164	初冬浴日漫感
167	无常之恸
174	新年怀旧
180	清晨
186	物语
195	生机
199	实行的悲哀
203	大人
209	手指
215	西湖船
220	“带点笑容”
224	画鬼
231	家
237	告缘缘堂在天之灵
245	劳者自歌（十二则）
256	佛无灵
261	辞缘缘堂
286	桐庐负暄
318	读《读缘缘堂随笔》
322	“艺术的逃难”
329	悼夏丏尊先生
335	白鹅

341	我的漫画
346	湖畔夜饮
350	附录：丰子恺年谱

# 剪网

大娘舅白相了大世界回来。把两包良乡栗子在桌子上一放，躺在藤椅子里，脸上现出欢乐的疲倦，摇摇头说：

“上海地方白相真开心！京戏，新戏，影戏，大鼓，说书，变戏法，什么都有；吃茶，吃酒，吃菜，吃点心，由你自选；还有电梯，飞船，飞轮，跑冰……老虎，狮子，孔雀，大蛇……真是无奇不有！唉，白相真开心，但是一想起铜钱就不开心。上海地方用铜钱真容易！倘然白相不要铜钱，哈哈哈哈哈……”

我也陪他“哈哈哈哈哈……”

大娘舅的话真有理！“白相真开心，但是一想起铜钱就不开心”，这种情形我也常常经验。我每逢坐船，乘车，买物，不想起钱的时候总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对于制造者的工人与提供者的商人很可感谢。但是一想起钱的一种交换条件，就减杀了一大半的趣味。教书也是如此：同一班青年或

儿童一起研究，为一班青年或儿童讲一点学问，何等有意义，何等欢喜！但是听到命令式的上课铃与下课铃，做到军队式的“点名”，想到商贾式的“薪水”，精神就不快起来，对于“上课”的一事就厌恶起来。这与大娘舅的白相大世界情形完全相同。所以我佩服大娘舅的话有道理，陪他一个“哈哈哈哈哈……”。

原来“价钱”的一种东西，容易使人限制又减小事物的意义。譬如像大娘舅所说：“共和厅里的一壶茶要两角钱，看一看狮子要二十个铜板。”规定了事物的代价，这事物的意义就被限制，似乎吃共和厅里的一壶茶等于吃两只角子，看狮子不外乎是看二十个铜板了。然而实际共和厅里的茶对于饮者的我，与狮子对于看者的我，趣味决不止这样简单。所以倘用估价钱的眼光来看事物，所见的世间就只有钱的一种东西，而更无别的意思，于是一切事物的意义就被减小了。“价钱”，就是使事物与钱发生关系。可知世间其他一切的“关系”，都是足以妨碍事物的本身的存在的真意义的。故我们倘要认识事物的本身的存在的真意义，就非撤去其对于世间的一切关系不可。

大娘舅一定能够常常不想起铜钱而白相大世界，所以能这样开心而赞美。然而他只是撤去“价钱”的一种关系而已。倘能常常不想起世间一切的关系而在这世界里做人，其一生一定更多欢慰。对于世间的麦浪，不要想起是面包的原料；对于盘中的橘子，不要想起是解渴的水果；对于路上的乞丐，不要想起是讨钱的穷人；对于目前的风景，不要想起是某镇某村的郊野。倘能有这种看法，其人在世间就像大娘舅白相大世界一样，能常常开心而赞美了。

我仿佛看见这世间有一个极大而极复杂的网。大大小小的事物，都被牢结在这网中，所以我想把握某一种事物的时候，总要牵动无数的线，带出无数的别的事物来，使得本物不能孤独地明晰地显现在我的眼前，因之永远不能看见世界的真相。大娘舅在大世界里，只将其与“钱”相结的一根线剪断，已能得到满足而归来。所以我想找一把快剪刀，把这个网尽行剪破，然后来认识这世界的真相。

艺术，宗教，就是我想找求来剪破这“世网”的剪刀罢！

# 渐

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因为其变更是渐进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又无时不有生的意趣与价值，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假使人生的进行不像山坡而像风琴的键板，由 do 忽然移到 re，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变成青年；或者像旋律的“接离进行”地由 do 忽然跳到 mi，即如朝为青年而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惊讶，感慨，悲伤，或痛感人生的无常，而不乐为人了。故可知人生是由“渐”维持的。



这在女人恐怕尤为必要：歌剧中，舞台上的如花的少女，就是将来火炉旁边的老婆子这句话，骤听使人不能相信，少女也不肯承认，实则现在的老婆子都是由如花的少女“渐渐”变成的。

人之能堪受境遇的变衰，也全靠这“渐”的助力。巨富的纨绔子弟因屡次破产而“渐渐”荡尽其家产，变为贫者；贫者只得做佣工，佣工往往变为奴隶，奴隶容易变为无赖，无赖与乞丐相去甚近，乞丐不妨做偷儿……这样的例，在小说中，在实际上，均多得很。因为其变衰是延长为十年二十年而一步一步地“渐渐”地达到的，在本人不感到甚么强烈的刺激。故虽到了饥寒病苦刑笞交迫的地步，仍是熙熙然贪恋着目前的生的欢喜。假如一位千金之子忽然变了乞丐或偷儿，这人一定愤不欲生了。

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则，造物主的微妙的工夫！阴阳潜移，春秋代序，以及物类的衰荣生杀，无不暗合于这法则。由萌芽的春“渐渐”变成绿荫的夏；由凋零的秋“渐渐”变成枯寂的冬。我们虽已经历数十寒暑，但在围炉拥衾的冬夜仍是难于想象饮冰挥扇的夏日的心情；反之亦然。然而由冬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夏，由夏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冬，其间实在没有显著的痕迹可寻。昼夜也是如此：傍晚坐在窗下看书，Page上“渐渐”地黑起来，倘不断地看下去（目力能因了光的渐弱而渐渐加强），几乎永远可以认识Page上的字迹，即不觉昼之已变为夜。黎明凭窗，不瞬目地注视东天，也不辨自夜向昼的推移的痕迹。儿女渐渐长大起来，在朝夕相见的父母全不觉得，难得见面的远亲